

普陀山的海天境界

徐荣木

陆地乘竹筏渡海上普陀山,即便没遇风浪,往往清晨起程,日暮才抵达也不足为奇。若遇风浪天,即便收海高手,也只能望洋兴叹。

我第一次踏上普陀山是上世纪80年代,我随军舰在东海实习,舰泊普陀山码头。那个时候,岛上虽然风光旖旎,有古刹、奇石、金沙,但放眼望去,不少建筑破败,甚至有点荒凉。恰是岛上好时节,却无人游览。

普陀山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,但在历史上也几经兴衰。春秋时,这一带称“甬东”,岛上已有人繁衍生息。据《普陀山志》记载,秦时有安期生来此采药修炼,后人就称这一带为“安期乡”。唐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,朝廷在舟山群岛设立翁山县。之后,舟山的称谓和辖区多次变迁,曾与现在宁波市的一部分区域合署为一个沿海大县。明朝中后期,海防松弛,明朝廷为应对倭寇骚扰,曾颁布“海禁”,以致人去岛空,普陀山一度成为弃地。之后,普陀山刚复兴,再度被觊觎已久的外敌侵占,历代精心修建的华宇丽堂被大批焚毁,众多器物遭洗劫。1939年,普陀山又遭日军人侵……这一切,皆被普陀山沉重于眼底。它见证了太多历史的悲怆与沉重,以大气磅礴的海天境界,巍然屹立于东海之上。

普陀山不仅是自然奇山,更是文化名山,全山堪称一座文化艺术博物馆。当地居民对岛上的人文遗迹如数家珍:有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神貌动人的石刻观音画像;有元朝五层十八米高、精雕细刻的多宝塔;有明朝九龙殿内栩栩如生的九龙藻井,九条盘龙堪称雕家一绝……普陀山现

存的摩崖石刻达两百多处,遍布全山。最早的石刻是宋代文化大家史浩所题篆书“真歇泉”,现已满石苔痕,犹在向观者诉说历史的沧桑。

神奇之石当推磐陀石。站在西天香道梅岑峰山顶平台上,可见一巨石兀自矗立在另一块巨石之上。上石顶面平坦,可容二三十人站立,犹如悬浮在下石之上。两石间似断似连,仿佛一阵狂飙,就能将上石吹落。然而,千百年来,它饱受风雨雷电,始终笑傲山崖而不坠。明万历年间,抗倭名将侯继高在大石侧面题写了“磐陀石”三个大字。此石曾是普陀山地标,“普陀山磐陀石”曾两度印在邮票上发行,这在众多风景名胜中并不多见。

北宋王安石写过一首《游洛迦山》,南宋的大诗人陆游也在其诗《海山》中写到“落迦山”。历代文人墨客为普陀山写下的诗文集不胜举。清代之后,各界名人更是频频到访,在此留下许多诗书画卷和传奇故事。

海岛多风少土,常受台风肆虐,树不易长大,但普陀山上的树却茂盛不衰。道路两侧,乃至漫山遍野,到处是参天的大树。香樟、罗汉松、黄连木、银杏树、新木姜子等色彩缤纷,冠盖如云。在西天景区入口处附近,有一株古香樟,据载已有千年历史,主干高达二十多米。它像岛上的长者,从容无语,默默地守着这个岛屿,见证小岛的变迁。

前些年,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树名木,岛上发起古树名木自愿领养活动。领养人每年出点钱,作为保护经费,树上挂一块木牌,写有领养人的名字。此举一经

推出,一千三百多株古树名木很快被悉数领养。这种善举,让风雨中的古树不再孤独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普陀山不高,海拔不足三百米。有一年夏天,我从香云路沿一千零八十八个台阶向上爬。那是一条迤迤、陡峭的石级,从千步沙海边一直延伸至佛顶山。气喘吁吁地登上峰顶,站在山之巅,极目远眺,群岛逶迤。云从海上升起,如波如潮,恍若仙女踏浪而来,在海的舞台上翩翩起舞,亦真亦幻。待一阵阵风刮过,海天瞬间湛蓝如洗,渔帆浪涛尽收眼底,让人心胸变得辽阔。千步沙、朝阳阁、百步沙、紫竹林如涟漪般次第展开,可谓:门前海阔千层浪,屋后山高万叠峰。

下山后,我去千步沙海边。西坠的晚霞,犹在辽阔的海空上噼里啪啦地燃烧着。海面染成了橘红色,映着潋滟灵动的波光,绚丽如画,看上去橘红的面仿佛就要被煮沸。不一会儿,这团壮观的大火跌落海面,渐渐熄灭。那情景,美丽而神奇。

近日,我又一次去普陀山,拜访一位北京来的画家朋友,他已在山上待了一年有余。画家初遇普陀山,瞬间就喜欢上了这宁静、美丽的海天境界,从此诗意地岛居普陀,朝云推窗观大海日出,暮雨帘帘听晚潮拍岸,安心作画。他有一个心愿,想把普陀山的美,传播到海内外各地。

这些年来,到普陀山的飞机、快艇、邮轮十分便捷,上山的游客如潮水。如今的普陀山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愈见风华。

近读《剑南诗稿》,是后几卷,发现关于读书的诗颇多,都是放翁七八十岁所作。晚年得闲,读读古书,消遣时日,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可是,放翁晚年,贫病交加,老态纵横,他却说:“老去无他嗜,书中有独欣”“岂知鹤发残年叟,犹读蝇头细字书”。

面对年近多病,他不止一次如是说。

“一齿屡摇犹决肉,双眸虽涩尚耽书”。眼花了,牙快要掉了,依然还是要读书。他还说过:“鬓毛焦秃齿牙疏,老病灯前未废书。”意思一样。

“囊筒幸存随意读,蜗庐虽小著身宽”。放翁给他的蜗庐起名叫“龟堂”,其窄小蜷缩之意,不言自明。但只要读书,再小也显得宽敞了。

“柴荆终日无来客,赖有陶诗伴日长”。柴荆,是柴门、蓬门,和蜗庐、龟堂相配,却并非“蓬门今始为君开”,而是门可罗雀。但是,有书读,就可以了。所以,他说:“一卷旧书开蠹简,半升浊酒倒余瓶”,再有一点浊酒,就更惬意了。

放翁愿意闭门读书,他说:“春寒谢绝常来客,老病犹贪未见书。”看他孤独读书,并不寂寞,且有好处:“掩关也有消息处,一卷骚经醉后看。”掩关闭户之后,读书是最好的消闲和安慰。读书是一个人的人事,无需如办晚会那么热闹。

“架上无书吾已矣,瓶中有饭亦陶然”。饿肚子了,有书读就行。

放翁还有这样一联诗:“贫米未回愁灶冷,读书有课待窗明。”如今,我们的读书人,可曾还有这般借粮为炊的日子吗?却尚能拥有如此初夜读书的情景吗?

这样读书至天明的情景,对于放翁并非偶然的兴之所至。“孤灯对细字,坚坐常夜半”“眼花耳热睡至夜,吹火起读残编书”“浮生又一日,开卷就窗光”……这样的诗句很多,是放翁晚年夜读的自画像。

读书丰富他的内心,增强精神的抗体,依此抵抗自身的老病孤独和贫寒。“蠹书一卷作老伴,麦饭半盂支日长”“巷里圣贤能见面,人间富贵实浮云”“贫贱终身志不移,闭关涵泳赖书诗”……

你说他阿Q也好,是自得其乐也罢,他就是这样,总是一个劲在说:“我读残编食忘味,朱弦三叹有遗音”“读书有味聊忘老,赋禄无多亦代耕”。

我很喜欢这两联诗,一个是“忘味”,一个是“有味”,都是读书带给他的感受和感觉。前面的“忘味”,忘记的是吃的味,实际上,和后面的“有味”,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达,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选择和抗衡,反复咏叹他的读书乐和价值。味之有无,在于书的有无之间。

当然,他是读书人,读书是一生的习惯和本分。不过,如他一样如此钟情于书并非旨在功利的人,包括如今的读书人在内,并不多见。我们常在“忘味”和“有味”之间徘徊,甚至将其位置颠倒。

放翁如此钟情读书,并非只是沉迷书中,如在桃花源里一样闲情避世。陆游写过一首《读史》。“万

读书有味聊忘老

肖复兴

里关河归梦想,千年王霸等棋枰。人间只有躬耕是,路过桑村最眼明。”可见,他读书针对的是现实,关注的是万里关河以及眼前的人间桑村。

他还有一联诗:“万事到前心尽懒,一编相向眼偏明。”说的意思一样,读书为的是观万事而眼明心亮,而不受欺,不对生活与现实心灰意懒。

在《剑南诗稿》里,还见到放翁写教孩子读书,和孩子一起读书的诗。这是很有意思的,是对传统的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的一种演绎,用他的话是:“传家产业遗书富”。

于是,他一再对自己的孩子说:“教读鲁壁家传学,一盖吴僧夜讲灯”“读书习气扫未尽,灯前简牍纷朱黄”。之所以这样做,他说得很清楚:“世衰道散吁可悲,我老欲学无师授。父子共读忘朝饥,此生有志志不移。”他写过一首《睡觉闻儿子读书》,其中说:“且要沉酣向文史,未须辛苦慕功名。”明确告诫儿子,读书的目的是面对现实,并非为了功名利禄。读书,总是通向现实的一条通道。

所以,看到孩子们读书“常至夜分”,他说:“弦诵更闻解我忧”;“如听箫韶奏九成”。他期待:“但令学业无中绝,秀出安知有后来。”和孩子一起读书,则是他最快乐的事情:“不须饮酒径自醉,取书相和声琅琅”;“更喜论文有儿子,夜窗相对短檠灯”。

晚年独处山阴的放翁,读书也有苦恼,便是壮志未酬和缺少知音。他不止一次感喟:“跨马难酬四方志,耽书空尽百年身”;“读书浪苦只取笑,识字虽多谁与论”。

“岂无案上书,可与共寂寞”!到底,他还是这样说,是安慰,也是自励。

“少年曾纵千场醉,老境惟存一束书”。这就够了。这就是晚年的放翁。

读书有味

啃食,被时光腐蚀,叶子上满是孔洞。芭蕉本来就是速朽之物,寒风一起,就凋残破败,就像古人眼中无常的人生。在如此澄澈、如此静谧的画面中,我看到了它背后的激烈冲突,听到了当下时空之外的声响。

画的右侧,一棵最粗大的竹子从根部折断了,另一棵被压得左右扭曲,残损的痕迹昭示着它们遭受的创伤。住在竹林之畔的人,在大雪之夜常会听到爆裂一般的折竹声。白居易的《夜雪》诗就写道:“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”。

静谧之中,竹子也会发出另一种声音。那是来年的一场春雨后,满山竹笋钻出地面,会响起细碎的、幽微的拔节声。“咯吱咯吱”“窸窣窸窣”,那是生命的律动,是隐藏在徐熙画面之后的另一番图景。

徐熙在一棵竹子上用篆字倒着写了“此竹价重黄金百两”八个字。但这几棵竹子,身价是黄金衡量不了的。这野逸的雪竹,富的是内涵,贵的是品格。



在苍茫的东海洋面上,不知何年何月,冒出了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岛屿。这些岛屿盘居汪洋,千姿百态。它们组成一个海上人间之城——舟山。其中有座孤悬小岛,名唤普陀山。

普陀山曾与近旁的洛迦山合二为一称“普陀洛迦山”,后来才将两山分别称之。从偌大的地图上,普陀山犹如撒在大海中的一个籽粒,瞪眼细观都不易辨识。去普陀,必坐船,从朱家尖蜈蚣峙码头乘船,约十分钟,海天间便出现一座岛屿。踏上之后,方觉岛屿博大又妩媚。脚下一簇簇浪花从远海奔腾而来,在岸边炸响,泡沫像雾又像细雨。山处在虚无缥缈间,人入其境,显得太过渺小。行之不远,见一牌坊“南海圣境”。普陀山位于东海,何以称“南海圣境”?据说,中国古代都城位置多偏北方,把位于东边和南边的海洋统称“南海”,普陀山也就属于“南海”了。

年少时,我居住的海岛与普陀山仅一水之隔,看似近在咫尺,但岛屿之间是“非舟楫不相往来”。彼时,因海上交通落后,去普陀山没有班船,上山被视为畏途,也就从未踏足。遥想当年,先人们从

百花成蜜

詹文格

蜜蜂的采集效率和寿命。

为追踪花期,这里的蜂农每年都会进行转场。转场必须选择路途较近、环境相似,拥有充足蜜源的山林。好在蜂农仿佛有灵敏的嗅觉,他们总能及时将蜜蜂转往合理的区域,甚至从本地到省外。为亲身体验蜜蜂转场的过程,我与蜂农老王约好同行。他在两百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踩了点。那里有大片的乌桕树,乌桕花有近两个月的流蜜期。

转场是个晚上,山里的夜来得迅疾,一转眼如水的夜色便浸透了夜空。白天在花丛中翻飞忙碌的蜜蜂,这会儿终于收拢翅膀,歇息下来,它们先后归巢,等待新的一天到来。

老王忙碌起来。他和帮手将蜂箱的巢门关上,搬上卡车。在这个寂静的夜晚,人与蜂一同离开家乡,去往一个全新的地方,在远方继续酿造甜蜜。

捆绑好的蜂箱,码放在卡车上,盖着篷布,犹如一座小山。卡车在盘山公路上绕行,出山区,上高速,从熟悉的大山中钻出,又悄悄进入另一处陌生的大山。车轮代替了蜜蜂的翅膀。对于奔赴远方的夜行,蜜蜂似乎浑然不觉。

一个夜晚,从此山到达彼山的途中,老王开启了一次长谈。他讲述养蜂经历,介绍养蜂知识。于是在那个夜晚,我对小小的蜜蜂有了更多了解。蜜蜂虽小,但它有勤劳的品性,有团队精神,有奉献精神!工蜂是勤劳的楷模,它们不辞辛劳,履行筑巢、采粉、哺育幼虫、清理巢室、调节湿度的职责……

天亮时分,到达了放蜂的山区。颠簸了一夜的老王,顾不上休息片刻,找一处平地,马不停蹄地把蜂箱往地搬。上百个蜂箱堆放在路边时,我以为只要分散摆放就大功告成。谁知,离放蜂的最终地点还有七八里地,山路狭窄,卡车进去,只能换成小货车运送……

我曾听别人称他们“幸福的养蜂人”。可一个晚上的奔波,人困马乏,让我对放蜂的过程有了真切感受。为了酿造上等好蜜,年近七旬的老王,辛勤忙碌。仅一天时间,就把所有的蜂箱都送到了山林中。那一刻我终于看到了老王的笑脸。

转眼半个月过去,一天上午,老王发来视频。我拿起手机,只见他和助手正在山里摇蜜。随着摇蜜机的转动,晶莹剔透的蜂蜜如琥珀一样流进了桶内。那一刻,我的舌尖率先醒来,不一会儿整个口腔似乎都漫过丝丝甜意……



者陈大明,中国美术馆藏。作

大地

大雪过后,徐熙聚焦在山野的一角,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,花了多长时间,才完成这幅《雪竹图》。它画在绢上,笔触那样精谨细密。不,已经看不出笔触,就像传说里仙子的衣服没有接缝一样,临摹的人也该无处措手,不知道应从哪里起笔。

徐熙会在严寒的冬日里,撑起绢布对着实景一笔一笔描摹吗?不会的,他就像后来的文与可一样,也有成竹在胸。他一笔笔渲染,一笔笔勾勒,画出阴冷的天,画出山石的肌理,留白处被反衬得晶莹素洁。那是竹叶、山石间覆盖的积雪。雪也把翠竹、枯木、山石和芭蕉照映得带着透明的质感。粉妆玉琢也就是这样吧?

竹子就是画面的主角,在画家心中,它其实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物化。这一丛竹子,劲挺、秀雅,坚贞、清俊。在先民《诗经》的吟唱中,它就和君子相互映照,“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。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即便暂时借住在别人的空宅,也要让人赶紧种上竹子,对着竹子一番啸咏后说:何可一日无此君。兰亭诗会,竹林七贤、竹溪六逸,那么多高人逸士都在青青的竹林中集会、歌咏。有的写诗,有的画画。徐熙也不是第一个画雪竹的。米芾记载唐代的梦休画过一幅雪竹,也是把巨石、枯

雪竹的品格

王秉良

木、雪竹画在一起。它们临着未结冰的水面,水中反射着巨石、枯木的倒影。这在中国古画中着实难得一见。这样看来,前代画家已经开辟了雪竹的画种。徐熙的这幅画为什么成为经典,让人们代代珍视呢?

这幅画没有其他颜色,完全是或浓或淡的水墨渲染勾勒而成,生出墨分五彩的微妙之趣。

有人画画把怡红快绿尽情铺陈,流光溢彩的是富贵气。徐熙水墨渲染的枯木野竹,散发着野逸的气质。五代花鸟画影响最大的画家,中唐的徐熙和西蜀的黄筌就有鲜明的标签:徐熙野逸,黄筌富贵。画家画出来的图像,反映着各自的志趣和修养,其实画的是自我的心相。当然,这和他们的生活阅历、耳目所见所闻是分不开的。黄筌是西蜀宫廷画家,生活条件

优越,又要满足皇室的审美趣味,自然就把画面的“富贵气”作为审美追求了。宋代的郭若虚在《图画见闻志》中说,徐熙是“江南处士,志节高迈,放达不羁。多状江湖所有”。

后来的文人逸士,很多都是徐熙的知音。宋代的米芾说:“黄筌画不足收,易摹。徐熙画不可摹。”明代的王世贞在《画跋四十二首》中说:“人以徐熙之野逸胜黄筌之富艳,品遂分矣。”

竹子是这幅画的主角,画上描绘的还有它的知己:枯木历经沧桑,虬曲、瘠瘦,石头坚硬、奇崛。就像苏东坡说的那样:“竹寒而秀,木瘠而寿,石丑而文,是为三益之友。”它们,都是竹子的知己朋友。

画里还有芭蕉,那春夏时节的满目葱绿,如今已枯黄、破碎,它被虫蚁